

茄山河

# 卖瓜格名堂经

文 / 郑自华

大热天，西瓜成了消暑的好食品。现在格“吃瓜群众”有福了，想啥辰光买就啥辰光买，想买多少就买多少，老方便。

可是，老早格吃瓜群众就既没介便当了，那时能吃到西瓜勿容易，卖西瓜也勿容易，因为卖瓜有交关名堂经。

先讲讲踈瓜格名堂经。西瓜是易碎品，尤其是成熟度在九成以上的瓜，一碰就豁开，再加上单只西瓜都在几斤以上，甚至十几斤。卸西瓜勿可能像鸡蛋小心翼翼捧下来，也勿可能像击鼓传花一样格传递，唯一格办法就是踈瓜，2个人一组，1个人在卡车上由上往下踈，1个人在下面接，上下距离几米远。踈瓜和接瓜是要有技巧格，如果用两只手，一看就是洋盘，尤其是接瓜格，两只手接瓜不仅撒度(吃力)，胸口难免会被碰

伤，而且容易向后仰造成跌倒。接瓜讲究格是巧劲，用一只手，接到踈下来格瓜，顺势而为，手腕轻轻一转就放入杠篮里了(所谓杠篮，就是圆形格大竹筐，一般可以装200斤左右格西瓜)，整个过程灵活、自然。

接瓜格人，既要接瓜，又要接单只瓜4斤、6斤开放，因为不同规格格西瓜，价钿勿一样。另外，在接瓜格辰光要判断手里西瓜生熟程度。踈眼价需要在接瓜过程中做出迅速判断，然后放入不同格杠篮里。整个卸瓜过程，上下两人配合默契，配合完美格闲话，一车瓜可以做到无一失手，让旁边的吃瓜群众看得眼花缭乱。

瓜卸完了，还勿能卖，还要将杠篮里格西瓜全部称一下，然后帮发票核对，一看分量，二看生熟度，三看规格，如果发现实物和发票严重不符格，要电话联系，或者补缺，或

者开红字，或者下次补实物，等到全部确认，就开卖了!

踈个辰光，耐心排了几个钟头格吃瓜群众开始闹忙了，大家希望早眼将西瓜买好，可以回家吃瓜，因为，整个西瓜供应季节供应不了几趟。买西瓜要凭小菜卡，4人以下小户，5人以上为大户，小户大户可以供应多少，会有专门格通知。

现在讲讲算账格名堂经。卖瓜一般2人为一组，一个司磅，一个收款。瓜价格格是每斤0.085元、0.095元、0.105元和0.115元，之所以有不同价格，是根据西瓜品种规格来分格，单只4斤以上和6斤以上，价格就勿一样。现在的吃瓜群众对价格还有半分洋细零头，可能会感到勿可理解，挨个辰光物价是老严肃格，价格由上面统一规定。因为既没电子磅秤，也既没计算器，一切只能靠心

算，掰心算是要有水平格，不仅要快，而且还要正确，还要求一趟头，勿允许出尔反尔报2只数字。有眼人由于业务不熟，算价钿格辰光就搁牢(卡壳)了，消费者对金额产生怀疑，那么只好再重新算，排队格人埋怨声一片。

这种现象相信挨个辰光格吃瓜群众众碰到过。我就碰到过这样一个实例，某顾客买了34.6斤西瓜，其中6斤以上规格7.2斤，单价0.105元;4斤以上规格的21.1斤，每斤0.0905元;其余为4斤规格以下的6.3斤，单价0.0805元。请问，一共多少钱?读者朋友如有兴趣，不妨当一次司磅，勿用计算器，看看花多少时间能算得出来?

那时当个营业员，既没一点真功夫，还真勿来赛!

看来，卖瓜格名堂经蛮透!

沪语中古语

## 鸟窠狗窠搭草窠

窠字至今还保留在现代汉语中，但频繁被使用的，显然是在上海话里，普通话则大多用窝代替窠。上海话窠读若“库”(ku)，有别于普通话发的“科”(ke)音。《集韵》：“苦禾切”。

窠最初是指动物在低洼处、穴坑中营造的窝。《说文解字》：“窠，空也，穴中曰窠，树上曰巢”。唐代长孙佐辅《山行书事》诗：“茅中狐兔窠，四面鸟鸢窠”。可见，虽然都是用枝叶藤草搭建，窠和巢还是有分工的。上海人不管这个窝在地上在树上，都称之为窠。鸡窠、鸟窠、猫窠、狗窠。说“鸡窠里飞勿出金凤凰”;是比喻事有因果。“屋里乱得像狗窠”;是比喻家里脏乱。

上海人过去还经常自谦，把自己的家叫做草窠或狗窠。俗话说：“金窠银窠勿如自家草窠”。意思就是外面再好也比不上自己家。鲁迅《二心集·序言》：“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生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回忆：“我回家后，阿瑗轻声嘀咕：狗窠真舒服”。这里指的也都是比较普通、不堪炫耀的居家。

在上海话中，草窠也指草丛，或用草团聚而成的窝状物。譬如，鲁迅小说《祝福》里写祥林嫂的儿子阿毛：“他躺在草窠里，肚子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那草窠就是草丛。上海人还把早先那种稻草编成、使饭菜保温的用具也叫做草窠，或者焐窠、饭窠。那东西也真像极了我们印象中的鸟巢。

此外，窠在上海话中还用作量词，用于表示一胎所生或一次孵出的动物。如一窠鸡、一窠兔子、头窠蛋(初次生出一窝蛋)等等。说“孵仔三窠小猫哉!”;意思是做了三回猫妈妈了。



## 好白相大世界

上世纪90年代，市面上各种广告见缝插针，铺天盖地，大世界也既没逃过，勿仅楼顶上竖起了一层楼高额广告牌，标志性额塔楼也被一圈圈广告牌围了起来。从迭张照片中可以看到飞鹰刀片、香雪海冰箱、凤凰自行车等交关老上海宁耳熟能详额老牌子。之后，欢喜看传统游艺节目额人少了，去白相的人也少了，大世界不得不停业整修，一停就是十几年。

今年是大世界建成100周年，大世界再次开门迎客。吸引了交关老上海故地重游。

沪上老照片

## 算盘当游戏机

阿拉读小学到四年级额辰光就有珠算课了，大人侬会去搭小人去买只算盘。挨个辰光阿拉屋里向已经有一只老早子传下来额红木算盘，阿拉姆妈讲节约一点就勿要去买了。我勿肯，吵了要去买只新算盘，我讲人家同学侬拿彻骨里新额算盘，我拿只分量老重额旧算盘去，一眼面子既没格。阿拉姆妈一面讲我懂事体，一面只好搭我去买一只轻巧点额新算盘。姆妈拿算盘两头扎好绳子，我开心得不得了，背起来就蹦蹦跳跳去学堂，一路上算盘发出有节奏额声音。

自从有了珠算课，同学侬拿算盘当游戏机白相。当时阿拉上半节课，还有半天就搭屋里向大人讲要练算盘，要么叫同学来屋里，要么阿拉去隔壁同学屋里，我会拿出红木算盘，先背背口诀，打了一眼辰光就开始白相了。因为，红木算盘有分量拨起来声音响，白相起来有战斗力。两个人对垒，依拨过来我拨过去，依吃特我，我吃特你。想赢还要动脑筋，每趟赢你开心得不得了，输脱了就要被刮鼻头，一只算盘可以白相交关辰光。而且，白相了再多辰光眼睛视力勿会坏，阿拉挨个辰光小人近视眼老少个。

长大了，后来我又去了银行上班，看到柜台浪价摆得算盘觉得老亲切个，小青年还要进行珠算比赛，有额小青年平时苦练基本功，手指算盘拨得老快了，多少数字侬难不倒伊拉。勒自家银行里向比赛优胜者，再到市里向去比赛，到全国去比赛。得了名次回来还要开表彰大会。光荣得不得了，伊拉讲银行里老法师侬是额能过来个。

时代变化老快，一转眼柜台浪算盘通通没了，电脑上柜了。学堂里也不学珠算了。有一趟我看到银行里一间房间里侬堆满了算盘，要准备处理脱，我觉得老好奇，又觉得可惜。我回到屋里，问阿拉姆妈老早子算盘还勒勒勿。姆妈讲还勒。拿出来让我看，我看看一眼勿觉得伊旧。看到算盘还想起小辰光交关事体。蛮有趣额事体。

当然，阿拉小人更加勿会得用算盘了，侬用电脑了，上班离勿开电脑，回屋里向马上开电脑，听到我讲阿拉小辰光白相算盘，还觉得勿可理解。是额，算盘再也勿会用了。不过，我小辰光觉得太重的红木算盘勒我眼里变得老珍贵了，就像艺术品一样，我勿想处理脱伊，额也好算是历史个见证了。

## 老鹰捉小鸡

老鹰捉小鸡，从东追到西。蹦蹦跳跳滑一记，眼看出危险。小鸡冲过去，豪燥撵牢伊。拍拍口讲一句：咪咪当心点。

老里早

## 海宁路老早影院多

文 / 吴兴意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我曾经拉拉海宁路(四川路口)浪向住过十二年，对额里勿要忒熟悉。正如大家所晓得格，四川路海宁路格搭曾经上海三大商业街之一。搭搭市面闹猛，人口众多，尤其是电影院、戏院比较集中，交关多。

就拉拉海宁路四川路口，阿拉长源里弄堂口西面原先有一个海光电影院，解放前专门放外国原版电影，我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有三四年辰光，每个礼拜要去海光看场电影。但是由于我个英语勿来三，所以片中英语对话一眼眼也听不懂，当然看看风景、人物也开心个。额月电影院解放后既没几年就拆脱了。

由阿拉弄堂长源里向东走百把米就是国际电影院啦。里向只有底层，勿设楼厅，底层观众大厅顶部四周壁灯围成三四圈，一圈套一圈，邪气有气派，迭是一家首轮影院，也就是讲专门放映新片子。再向东拉拉海宁路乍浦路搭北海宁路交叉路口浪向有座小型电影院，叫胜利电影院，国产片、外国片侬放格。胜利电影院属于二三等影院。

由胜利电影院往南，马路对过转弯角浪向矗立着一座建筑，迭就是虹口大戏院了。关于伊个过去，说起来还有一段蛮长个历史哩。虹口大戏院伊最早叫虹口活动影戏园(院)，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西班牙商人安·雷玛斯拉拉额个地方搭建了一座简易个铁皮拱顶房子，可容纳250个观众，就拉拉额年12月22日第一次放映美国影片《龙

集》，成为中国第一家正规个电影院。10年后，即1918年影戏院改建为钢筋混凝土结构，1919年最终改名为虹口大戏院，专演越剧，1998年因海宁路拓宽而被拆脱了。

沿乍浦路再往南三四十米还有一座影剧院解放以前叫文化会堂，迭个辰光我还小拉里，曾经拉拉里向看过一场美国科幻电影《海底电国》，战争场面浩大壮阔，使用武器交关先进，打仗侬靠按按钮，超前意识老强个，迭部片子就是乃到现在来放映也是赞得不得了个。解放后文化会堂改名为解放剧场，主要放电影，兼作音乐厅，我拉读大学个辰光蛮喜欢到额搭去听音乐会个，其中1962年一年里向，单单上海音乐学院开只音乐会我就听了四趟个多了。

如果范围再放大点，从解放剧场向南一

里多一眼眼，过乍浦路桥还有一家曙光电影院，专门放映新闻记录片。而自四川北路海宁路口一直往北一里多有群众剧场(解放前称虹光剧院)，继续往北一站路过横浜桥就是交关有名个鲁迅电影院(之前叫永安电影院)。

另外四川路海宁路西面一里多个山西路和老北站东面还有山西电影院和泰山电影院，去看电影个观众大多数侬是住了附近个居民。

上面所讲个海宁路四川路上介许多个电影院、剧场后来大多关脱了。尤其是近十年来勿是拆拆脱脱就是改作他用，留拨阿拉个只是一段永久美好个回忆。